



這個人必須精通二家思想，而講
 對於兩家學說並未精通，可是
 這問題又為今日知識青年所
 觀了，因此也就提出個人的
 明點以作比較，茲分四部分說

佛家思想與儒家學說的比較

師大

王熙元講
 陳敏齡記

一、前言

(一)從大學生本身說起

大學學生生活，可說是人生的黃金時代。在這四年期間，除了打好本科學問的基礎之外，還須涉獵相關的學問，工具性的如

各國語文，理論性的邏輯，哲學概論，都是大學共同必修科，有的學校不開哲學概論，但却有倫理學或道德學之類。大學分系，有的系還再分組，各就自己興趣的去追求真理，共同必修科，如哲學概論研究是求真，道德和宗教是求善，文學、藝術的愛好是

求美，課外活動如郊遊、舞會，這些休閒活動，是娛樂。大學生有兩項重大的任務：一是建立一生學問事業的基礎，二是養成將來做人處世的正確態度。而最根本的在於後者，也就是思想的陶冶，人生觀的形成，因它是引導我們在人生旅途前進的指南針。

因此，一個大學生須在四年中以冷靜的頭腦，遠大的眼光去選擇最有意義、最有價值的思想體系，作為終生信奉的行為準繩，方能塑造健全、圓滿的人生觀，進而追求理想、幸福的人生；否則，可能無所適從而走向兩個方向：一是隨波逐流，與世俗共浮沉；一是日趨下流，自甘墮落，甚至自我毀滅。如果走向以上兩條路，生命都將顯得黯淡無光

，與草木同腐朽而已。

一般青年自以為是失落的一代、無根的一代，因而形成三種不同的人生觀：(1)虛無的人生觀，流於空虛、徬徨、苦悶、消沈。(2)享樂的人生觀，放縱慾望、麻醉自己。(3)現實的人生觀，冷漠、失去理想、抱負、熱忱。我們要知道在廣大的空間裏，悠長的時間裏，我們和一般動物，同樣的只有短暫而渺小的生命，人之所以異於一般禽獸，就是由於人類有深厚的歷史文化，就由於人類有深厚的歷史文化，我們才能獲得真理的信仰，由於人類能够了解真理、認識真理，自我才能得到充實光輝。

(二) 我們所處的時代

我們不幸生於此動亂的時代

，更不幸生於此動亂的中國；但相反的，也幸而生於此時代，更幸而生於當今之中國。不幸的是這動亂的時代為我們帶來許多困擾：如戰爭的威脅、核子武器的可怕、物質與精神的不平衡、人性的墮落、道德的淪喪、共產主義的恐怖擴張等等；動亂的中國也為我們帶來不少痛苦的感受：如國土淪亡、河山待復的沉重責任感，固有文化被共匪摧殘，令人焦慮擔憂，外交上的失利，共匪的威脅等等，在在令人不安。可幸的是，環境愈動盪，愈富於鼓舞的力量，更能激發我們的良知，培養奮鬥的勇氣，加強我們救人、救國、救世的熱情。

二、兩家思想概說

任何學說，要衡量估定其價值，有兩個客觀的標準：一是時間上是否流傳久遠？二是空間上是否影響普遍？如以這兩個尺度來衡量儒佛思想，無疑為最有價值的學說。茲略述如下：

(一) 儒家概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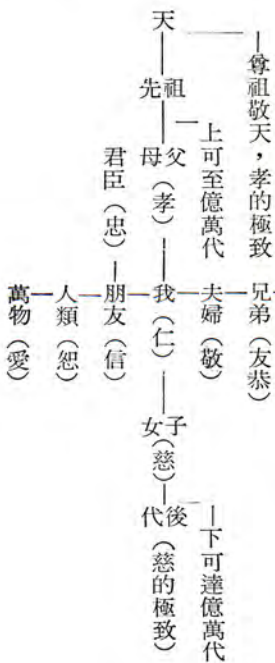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春秋戰國時代，是一個動盪的亂世，當時百家爭鳴，各思想家都提出他們救世的主張，儒家即是其中之一。儒家以孔子為中心，孔子（西元前五五一—四七九）以前堯、舜以至文、武、周公的道統，都是儒家所尊，中庸說：「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」而孔子實為集大成而自成一思想體系的儒家，其弟子三千，歷傳至戰國時的孟子與荀子，遂確立了儒家一脈相傳的道統。

儒家學說的特徵，在於重視人的價值，肯定人生存於天地間的地位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乃在人人有人性，故一切主張都尊重人格、合乎人情、並維繫人倫、恢宏人道。其宗旨在教化人羣、使人人從自身修養做起，由內而外、由己而人、由近及遠、由親及疏，進而使家庭和睦、國家安泰、天下和平，所謂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、在親民、在止於至善」，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」，「修己以敬、修己以安人、修

己以安百姓」，「親親而仁民、仁民而愛物」，莫不寓有由個人而逐步推展至國家、天下、萬物的宗旨。

本此特徵及宗旨，故其實踐方法，以「我」為中心，自己以「仁」修身，來維繫人與人之間和諧的倫理關係。如此，上可及於億萬代之祖先，下可及於億萬代之後世，而彌綸其間的是孟子所說的五倫：「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」茲附表說明如下：

其他親族（敦睦）



右圖由我向右為家族關係，向左為社會關係；縱的關係，構成無限長的時間線，橫的關係，構成無限廣的空間面。

總觀儒家思想的價值，在使個人的生命意義得以充分的發揮，家庭和陸，羣己和諧，世界和平，一切以仁義始，以仁義終，誠為人羣社會最完整、最和諧的偉大思想體系。

(二) 佛家概說

釋迦佛生於西元前五七七—四七七，於菩提樹下苦修成正覺而創立之佛教，於東漢明帝時傳入我國，不久與儒家學說相融滙，造成中國文化的輝煌燦爛。佛家思想的特徵，有所謂「悲智雙修」，即是以慈悲為體，演為宗教部分的佛教；以智慧為用，演

為哲學部分的佛學。印度佛家思想，釋迦佛滅度約百年後，分為上座與大眾兩部，到我們魏晉南北朝時代印度佛家思想，以空有二宗最有力量，傳到中國，隨着歷史的演變，前後有十宗的具起。十宗分屬於小大二乘，小乘偏重自我的修行——自度；大乘除此之外，更以慈悲喜捨之心普渡衆生——自度度人。

宗教最可貴的價值，在給人一種生命的安定力。佛以無上正覺透視宇宙人生的真理，用因緣果報說明宇宙人生的生成。佛說：「有此則有彼，無此則無彼，此生則彼生；此滅則彼滅。」這即有名的緣起說。小乘各宗多倡業感緣起說，大乘有宗倡阿賴耶緣起說，大乘性宗倡真如緣起說，但不論大小乘任何一宗，都以

解脫煩惱，了生脫死，超脫生死煩惱，體證不生不滅的「無生」之涅槃，菩提的大果為目的。佛家大乘性宗認宇宙現象之存在皆為相互依存，有如華嚴帝網，重重無盡，但各宗都認現象是由衆緣和合而成，緣具則成，緣散則空，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三世因果的自然法，則為不變法則。故提出因緣說——即空間上由因緣結合而成；因果說——即時間

上離不開因果關係；各宗所說的緣起，雖不相同，但都是用因緣來解釋宇宙人生的現象。業感緣起基於因緣說與因果說，認為人有永遠不滅的業力在繼續的活動，此即「輪迴」，生命之流轉正如樹由種子、發芽成長、開花以至結果，又由種子遺傳下新的生命。人生及一切世相都是變動不

居、稍縱即逝的，此即「無常」說；因此，佛認為人之生命不過是物質、精神二要素在某一時間內因緣和合而成，是偶然聚合的假相，無真正之我存在，此即「無我」說；故佛解釋人生之現象為：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。」

雖然佛家和基督教最大不同的地方，是基督教是基於罪的觀念。佛家則是本於苦的觀念。通大小二乘，都講四諦。四諦首先就是講苦諦。苦諦就是斷言人生在未得大覺，未得解脫前是「一切苦」，但佛家更進一步說明苦的原因，便是集諦。並非消極地咀咒人生、厭棄人生，而在善導人們脫離一切假相的束縛，以獲得自由解脫而達到最理想的涅槃境界。這便是道諦。由道諦了解人生宇宙的真諦，便能滅苦，轉

苦為樂。故其往生思想與解脫觀念，不是只使人們對死後問題獲得安心與正知正見，而且在現世提高人生的意趣與境界。佛家性宗禪宗密宗，都主張現世所得大解脫。淨土宗是勸化世人為求往生，希望到西方淨土獲得大覺悟，但要往生，也要在現世努力行善，潛移默化，對社會民心也發生極大的感化力量。

除了予人生命的安定力，改善人生社會，並充實了東方文化。在思想上，宋明理學即佛學與中國文化滙合之產物；在文學上，魏晉隋唐詩人皆深受其影響，意境空靈，風格自然；在藝術上，如敦煌壁畫、大同雲岡石窟及伽藍建築等，影響既深且鉅。

三、二家思想之比較

通常欲比較二者之本質，不外比較其是非，優劣與同異等，今僅比較二家思想之同異。

(一) 相同點

(1) 重視人的生命——人本主義

東方思想一向把人的生命看得很重，儒家與佛家皆如此。

周易繫辭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。」尚書泰誓：「惟人為萬物之靈。」禮記禮運：「人者天地之德，陰陽之交，鬼神之會，五行之秀氣也。」以上為儒家經典說明人生之可貴。

再看佛家，涅槃經：「人生難得，如優曇花。」梵網經序：「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。」優曇花靈瑞稀有，三千年乃得一現，

成住壞空謂之一劫，皆極喻生命之可貴。

(2) 重視心性的修養——心靈的淨化

大學中孔子言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」，即不能靜心之毛病。而大學開宗明義即說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」。此即心性之修養。大學又說：「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。亦即說明心性的修養，首求心定，才能有所悟入。故程子云：「萬物『靜』觀皆自得」；陶淵明詩有言：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，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」。皆繫妙境於心靈的淨化中。

佛家尤其強調清淨，因必有

清淨之心境方能悟入人生之真諦，佛法三學：戒、定、慧由戒而入，以戒摒除一切物慾的誘惑，求心清淨無染，也是心性的修養。

(3) 重視倫理道德

儒家家庭倫理重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，社會倫理重「仁義禮智信」五常及「父子有親、君臣有義、夫婦有別、長幼有序、朋友有信」之五倫，「倫常」為中國人維持人與人之間家庭與社會正常關係之方法。

佛家於二諦義章卷上：「無因果、君臣、父子、忠孝之道者，此人不識如來真諦。」此外又有四恩：報父母之恩，師長之恩，報效國家，救度眾生；五戒：

不殺生（仁）、不偷盜（義）、

不邪淫（禮）、不妄語（信）、不飲酒（近乎智），大致與儒家倫常觀念相合，且更擴大孝道的領域。

(4) 主張執中不偏

佛家以中庸為最合理之境界，一如佛家以中道為最圓融的勝義，都主張持中不偏。

尚書大禹謨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此十六字心傳，極言人心以執中為真理。禮記中庸：「子曰：『舜其大知也與？……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』」。論語述而：「子曰：『中庸之為德也，其至矣夫，民鮮能久矣。』」無論在人心、政治或德性上，儒家都主張中庸之道。

至於佛家，如龍樹菩薩中觀

論中」偈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是名中道義。」法相宗依唯識談中道三觀：

：有觀、空觀、中觀；天臺宗依實相談中道三觀：空觀、假觀、中觀；皆重中道。因中道可以去執著、除偏病，不沾不碍、以達完滿圓融之境。

(5) 主張與人相處，發揮

愛心

儒家以仁為中心思想，論語：「樊遲問仁，子曰愛人。」孟子：「仁者愛人。」又：「仁者無不愛也。」「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」。皆主張發揮仁愛之心，與人相處。

佛家以慈悲為本，仁王經：「修四無量心：慈無量心、悲無量心、喜無量心、捨無量心。」內心平等，名之為捨。又智度論

：「大慈，與一切眾生樂；大悲，拔一切眾生苦。」此皆與儒家仁愛心之充分發揚旨趣相同。

(6) 勸人行善

周易坤卦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利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利餘殃。」尚書泰誓：「我聞吉人為善，惟日不足。」孟子盡心上：「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善者，舜之徒也。」公孫丑：「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。」荀子勸學篇：「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聖心存焉。」以上為儒家經典勸人行善積德的話。

佛經記佛勸人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」又因果報應之說：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。可見二家皆有「為善最樂」的人生觀。

(7) 注重力行實踐的功夫

禮記中庸：「力行近乎仁。

「儒行：「力行以待取。」孟子勝文公上：「子力行之，亦以新子之國。」孔子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，人才濟濟，分為四科，知行並重，而以培養品性為主。論語子曰：「參乎，吾道一以貫之……」曾子答以：「唯」，門人不解其故，曰于曾子，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忠是不自欺，恕是不欺人，我們能綿綿密密把握住了「不自欺欺人」的觀念，就是力行不怠，也就是一貫之道，故孔子思想之真精神在「行」。

佛典浩如煙海，三藏十二部非人生數十年所能全部涉獵，然學者能理解佛家精義，再身體力行，亦可悟道而證道，何況三藏十二部經典，也只是渡河之筏、指月之指，要在力行親證。故佛

說八大人覺經第四覺知：「解怠墜落，常行精進」。佛陀告誡弟子修行大乘佛果之必然條件在「常行精進」。唐白居易曾問鳥窠禪師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答：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欲學佛法，須先克己慎獨，事事皆從心地中真實做出，若此人者，乃可講真佛弟子。」故佛家思想之真精神亦在「行」字。

(8) 具有平等的精神

儒家認爲人性平等，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」（語見孟子告子下），佛家也認爲「衆生皆具佛性」，「人人可以成佛」。成聖成佛，在於「力行」不怠。此一平等精神，爲儒、佛二家思想極可貴之特色。

(9) 具有救世的精神

儒家以救世爲己任，孔子畢生心力即在此，週遊列國，栖栖皇皇，所謂：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」。他自己也說：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他救世的懷抱，終生不渝。孟子亦言：「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也？」這種救世精神，是何等有魄力！有擔當？

「佛教爲救世之仁，佛學爲哲學之母。」誠非虛譽也。

(10) 最高的理想相同

儒家之最高理想爲大同世界，天下太平，人人各得其所；佛家也主張建設「福慧雙修」、「清淨莊嚴」之極樂淨土爲最高理想。

(二) 相異點

佛家更甚：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救世精神，所謂：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，「上求菩提，下化衆生」，都是徹底的救世精神。八大人覺經第八覺知勸世人要「發大乘心，普濟一切，願代衆生，受無量苦，令諸衆生，畢竟大樂」。國父說：

儒、佛二家也頗有相異之點，今僅略舉一二。在整個精神上，儒家入世、佛家出世，但佛家乃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。在義理上，儒家以爲將人生之義理與現實世界相配合即足以改造世界，不究死後有無來世，精神寄託於當下；佛家則涉及來世、

律、涅槃，精神寄託於成佛，故形成宗教。

四、結論

由以上比較，可知儒、佛二家思想的價值所在，都是對當今世界人心大有裨益。

(1) 儒、佛二家皆重視人之生命，與當今資本主義者視人爲機器，共產主義者視人爲物質不同。西方人每因聖誕狂歡，由車輛而喪生者不知凡幾，他們只重享樂，而不珍惜生命；至於共黨殺人如麻，血流成河的悲劇更是慘絕人寰；故弘揚二家學說，足以矯正時弊，而挽救世界之沉淪。

(2) 儒、佛二家皆重心性修養與倫理道德，而當今世界，如西

方國家，無論家庭社會，大多倫理敗壞，道德淪喪，人與人之間，國與國之間，充滿猜忌懷疑，公理不明，正義不彰；而共黨一切乖謬措施，更極力破壞倫理，斷喪道德，使人泯滅良心，喪失人性；故惟有儒、佛二家思想，始能拯救世道人心於不墜。

(3) 儒、佛二家皆主張執中不偏，而西方資本主義思想與近世共產主義思想都趨向極端——唯物，西方科學只能盡物之性，而不能盡人之性，致使世界物質文明過分發達，與精神文化失去平衡，故惟有儒、佛二家學說，方足以糾正當今日趨極端的思想。

(4) 儒、佛二家皆主張以仁慈之心行善，而當今世人好戰行惡

，近來的越戰、以往的印巴之戰、以阿之戰，不知犧牲了多少無辜的生命，故惟有儒、佛二家思想始可改變，感化世人好戰的習性，消弭殘暴的戰爭。

(5) 希望人人能以儒、佛二家力行實踐之精神，在人生行爲上修行不懈，站在平等的精神上，發揮人性，創造個人圓融美好的人生，並進而從事「任重道遠」的救世事業，以實現東方文化——儒家主內聖外王，一面要完成個人優美人格，一面要達到「大同世界」。佛家以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都能成佛，更進而建「極樂淨土」爲最高理想，二家雖出發點不盡相同，但都是給人生指出終極方向，爲人類帶來真正的和平與永恆的幸福。